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2024 年 2 月 26 日至 4 月 5 日

议程项目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
以及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秘书长的报告

南苏丹人权委员会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2/1 号决议提交，南苏丹人权委员会在报告中概述南苏丹的人权状况，向理事会介绍 2023 年发生的重大事态发展的最新情况，并指出未来一段时期的主要挑战、机遇和预警。

* 本报告逾期提交会议服务部门处理，以纳入最新信息。

** 本报告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一. 导言

1. 随着南苏丹准备结束其脆弱的政治过渡并于 2024 年 12 月举行首次选举，武装冲突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持续存在。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贫困潦倒、饱受创伤，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2018 年《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的变革性承诺仍未兑现。本报告详述一系列侵犯人权、虐待和相关罪行，包括政治精英集团的系统性政治压制和经济掠夺。妇女继续受到普遍的歧视、不平等、性暴力和性奴役。地方和国家精英阶层煽动的持续叛乱和地方一级的暴力活动导致儿童遭受令人震惊的侵害。

2. 虽然选举可能是重大的社会机遇时刻，但也带来潜在的危险，因为选举不满可能引发新的暴力或加剧本已脆弱的局势中的现有冲突。保障选举竞争和公民参与的政治和公民空间是必要的，但必须辅之以永久宪法、建立法治机构，包括独立的司法机构和可信的安全安排，特别是安全部队的统一和部署。这些是《重振协议》所要求的，但受到了过度拖延。政府还必须再度向叛乱分子表示和平姿态，这些叛乱分子仍在过渡进程之外。

3. 普遍的侵权行为有着深刻的根源，需要结构性对策：包容和负责任的治理、有韧性和有实效的机构以及促进南苏丹不同人口之间的和平共处。除了建立机构和制度之外，还需要有远见的领导解决严重的分裂和暴力问题，包括困扰南苏丹各社区、尤其影响妇女和儿童的绑架祸害。肇事者的责任持续得不到追究辜负了受害者，打击了公民的士气，加深了有罪不罚现象，使更多的侵害和虐待行为得以持续。

4. 选举筹备工作虽然必要，但不得分散建设国家和政府的努力，也不得分散对解决有罪不罚现象、促进和解、满足受害者需求和为稳定奠定基础的转型过渡司法进程的注意。因此，各政治派别的领导层必须重新开展政治合作，再度致力于建立真相、和解与愈合委员会、赔偿和补偿管理局以及南苏丹混合法庭并为其提供资源，这些机构将根据《重振协议》第五章建立，并在全国各地部署一个能够问责的、有效、独立的国家安全和司法系统。如果不能实现这些目标，震慑能力将仍然不足，暴力和有罪不罚的无休止循环将继续有增无己。

二. 任务、成员和方法

5. 2016 年，人权理事会第 31/20 号决议设立了南苏丹人权委员会，为期一年。自那时以来，委员会的任务期限逐年续延。最近，理事会在 2023 年 4 月 3 日第 52/1 号决议中请委员会继续监测和报告南苏丹的人权状况，提出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建议，并就过渡时期司法提出报告和提供指导。

6. 该委员会的任务还包括查明和报告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在内的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及相关罪行的事实和情况，收集和保存证据，并澄清责任，以期结束有罪不罚现象并追究责任。安理会要求委员会向过渡时期司法机制，包括根据《重振协议》设立的机制提供这类信息。

7. 由理事会主席任命的委员会现任成员是，亚斯明·苏卡(主席)、巴尼·阿法科和卡洛斯·卡斯特雷萨纳·费尔南德斯。2024 年 2 月 12 日至 17 日，委员会访

问了南苏丹，接触了公民和利益攸关方以及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委员会由设在南苏丹朱巴的秘书处提供支持。

8. 2023 年，委员会在南苏丹境内执行了 8 次特派任务，并在该国境外执行了其他特派任务。委员会会见了受害者和幸存者、证人、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政府官员、司法部门行为者、民间社会成员、媒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委员会收集了 105 份证人证词，举行了 253 次会议和重点小组讨论，并收集了记录和证据，这些记录和证据保存在委员会的机密档案中。在本报告中，为保护来源免受潜在危害，必要时省略了详细信息，并使用编码方法在脚注中反映来源。

9. 委员会在报告中采用了“有合理理由相信”的举证标准。委员会根据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南苏丹国内法和相关刑法开展工作，包括认定被指控的罪行以及保护消息来源和证人。

10. 委员会重点关注 2023 年 1 月至 12 月发生的事件和动态，监测趋势和模式。本报告并非详尽无遗：主题和事件的选择依据其对说明该国人权状况的重要性而定。报告可能附带理事会第五十四届和第五十五届会议期间印发的其他会议室文件。¹ 向政府提供了一份初稿，以回应调查结果。

11. 委员会感谢南苏丹政府给予委员会及其秘书处的合作。委员会还感谢非洲联盟和该区域各国政府的合作，以及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的后勤和相关协助。委员会感谢所有分享经验、专门知识或分析的人，没有他们，委员会的工作既不可能也没有意义。

三. 政治、安全和法律动态

12. 随着进入最后一个过渡年，南苏丹的未来仍然极不稳定，解决治理、经济和人权状况所需的结构基础尚未建立。按照 2022 年路线图，《重振协议》得到延长，选举推迟到 2024 年 12 月举行，并确定了待完成的任务和承诺。然而，政治竞争、各种阻碍和拖延危及了可信过渡和保护人权的前景。此外，政府与反对派武装团体之间在圣埃吉迪奥团体推动下进行的“罗马会谈”中的谈判陷入僵局，恢复会谈的努力仍在继续。

13. 执政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政府(SPLM-IG)在所有地区发挥了政治统治力，并继续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反对派(SPLM/A-IO)进行较量。各派政治人物和安全部队之间对权力、影响力和控制权的争夺破坏了和平。

14. 据报道，2023 年 2 月，总统和第一副总统同意取消国家安全局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实施逮捕的权力，这种权力持续被滥用，造成侵犯人权事件——这在议会提出的修正案中没有得到反映。² 2023 年 12 月，向立法者提交了建立真相委员会和赔偿局的法案。没有提出关于设立混合法院的立法。

¹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hrsouthsudan/A_HRC_54_CRP.6_0.pdf。

² 同上，第 122 段。

15. 2023 年 6 月，南苏丹加入了《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马普托议定书》)。2023 年 2 月早些时候，政府宣布加入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加入文书于 2024 年 2 月 5 日存入联合国条约集。

16. 2023 年 11 月，第一批必要联合部队，即来自《重振协议》各签署方的新国民军³，被部署在上尼罗河州。这支部队指挥链和最终部署地点尚不清楚。将这些部队部署到白尼罗河流域通加镇的计划引发了人们对这些部队与 SPLM/A-IO 和阿格韦勒克部队之间互动的担忧，后者 2022 年底在该地进行了激烈的战斗。⁴ 2023 年 5 月，阿格韦勒克指挥官约翰逊·奥洛尼抵达朱巴，讨论了将其部队与政府整合的问题。然而，大多数 SPLM/A-IO 士兵还没有经过训练进入必要联合部队，总体上已经被边缘化。SPLM/A-IO 和 SPLM-IG 之间的分歧和有限合作正在阻碍建立一支有效的联合保护部队的前景，并在武装部队中造成分裂。

17. 2023 年 3 月，总统单方面解除了 SPLM/A-IO 国防部长的职务，并于 2023 年 9 月任命她为内政部长。SPLM-IG 策划的有针对性的高级别叛变事件，特别是在团结州，进一步在军事上侵蚀了 SPLM/A-IO，加剧了大规模暴力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风险，包括在莱尔县，《重振协议》的各签署方自 2018 年以来在该地不断发生冲突。

18. SPLM-IG 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竞选活动和会员注册活动。7 月初，基尔总统出席了在西加扎勒河州首府瓦乌举行的一次集会，这被视为 SPLM-IG 发起的竞选活动。出席会议的 SPLM 高级成员身穿政党服装，其中包括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相比之下，其他政党面临重大限制，包括 SPLM/ A-IO 党，其领导人、第一副总统仍不准离开朱巴。SPLM/ A-IO 管理的地区实际上是不许 SPLM 开展活动的地区。

19. 许多反对派议员抵制过渡时期国家立法会议 2023 年 9 月关于《国家选举法》的投票，理由是后来增加了一项授权总统任命 5% 立法机构成员的条款。⁵ 11 月 4 日，政党理事会、国家宪法审查委员会和全国选举委员会被重组。SPLM/A-IO 指控代表性不足和被排除在全国选举委员会高级职位之外，使得宣誓就职仪式被推迟到 2024 年 1 月 8 日。

20. 全国选举委员会将需要任命各州专员，而国家宪法审查委员会必须进行广泛和包容各方的公共协商，建立一个委员会编拟宪法草案，并支持召开一次全国会议和通过最后文本。时间极其有限，因为即将举行的选举须以新的宪法条款为基础。

21. 国家警察局于 2023 年 6 月成立的选举安全委员会不包括国家安全局。仲裁选举争议的司法和行政机制对公平投票至关重要，全国选举委员会和政党理事会应予以推广。

22. 2023 年 4 月在喀土穆爆发并蔓延到整个苏丹的冲突使基础设施面临风险，包括南苏丹的石油出口管道，这是该国的经济命脉。50 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回返国

³ 《重振协议》第 2.2.1 条。

⁴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sessions-regular/session52/A_HRC_52_CRP.3.pdf，第 160–183 段。

⁵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hrsouthsudan/A_HRC_54_CRP.6_0.pdf，第 47 段。

民)逃到南苏丹, 加大了对已经濒临崩溃的人口和体系的资源和人道主义需求压力。边境地区的不稳定加剧令人关切。苏丹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流离失所、暴行和破坏是一种警示信号, 提示暴力竞争、军事分裂和建设多元民主社会的努力屡屡失败会产生的后果。

四. 地方冲突

中赤道州

23. 全副武装的丁卡博尔牧牛人将大批牛群迁入赤道大区后, 赤道人与之在中赤道州的卡乔-柯基发生暴力和敌对行动, 2023 年 2 月 2 日, 至少 27 名平民被屠杀。⁶ 牲群是主要资产, 属于富有并且有关系的个人。

24. 武装牧民领导了黎明时分的袭击。一名幸存者回忆说, 一名袭击者宣称所有人都将被屠杀。一名农民看到袭击者开枪打死了坐在她家门外的三名男子。⁷ 一名妇女目睹她的丈夫走到马路上, 与他的另一名妻子一起被枪杀。⁸ 委员会记录了集体处决的情况, 受害者被逼迫趴在地上被枪杀。⁹ 一名幸存者躺在其他受害者的血泊中装死。当一名袭击者要用刀让伤者闭嘴时, 他起身逃跑, 躲避子弹。¹⁰ 在袭击中, 武装人员对妇女实施了强奸。¹¹

25. 在袭击中, 约 20,000 人流离失所。¹² 2023 年 2 月, 南苏丹红十字会报告称, 该组织有 4 名志愿者遇难。一名幸存者讲述了与其他居民一起为死者收尸的情形。¹³ 第二天, 教皇方济各抵达朱巴。尽管当局严格审查媒体对大屠杀的报道, 但网上出现了乱葬坑的图片, 随之而来的是谴责。¹⁴

26. 目击者指认袭击者主要是附近一个牧牛营地的成员, 说阿拉伯语和丁卡语, 携带突击步枪, 穿着宽松长袍。居民指出, 这些牧牛人高度军事化, 并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的当地士兵关系密切。¹⁵ 目击者称, 一些人的长袍下穿着绿色、可能是军装的制服。¹⁶ 一致的证词表明, 士兵参与或支持了袭击。¹⁷

⁶ 见 <https://peacekeeping.un.org/en/unmiss-strongly-condemns-deadly-violence-kajo-keji-central-equatoria-state>。

⁷ R2910796.

⁸ R6917140.

⁹ R3186828, R4132159, R2075878 and R7345000.

¹⁰ R4530282.

¹¹ R3043220 and R9329281.

¹² 南苏丹保护专题组, “中赤道州卡乔-科吉县的保护反应”, 2023 年 2 月 28 日。

¹³ R4387595.

¹⁴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hrsouthsudan/A_HRC_54_CRP.6_0.pdf, 第 84 段。

¹⁵ R5818167 and R5208897.

¹⁶ R4204387, R2600155, R3670882, R6692840 and R1232500.

¹⁷ R4172798, R4632750, R3650243 and R9390333.

27. 在赤道大区，放牛和非法木材和矿物开采活动由全副武装的行为体守卫。这些活动对土地和农业的破坏以及暴力和不安全加剧了赤道大区各州的不满情绪。在 2 月 7 日发布的新闻稿中，总统要求地方部门解决牧牛人的长期问题，并呼吁进行调查和问责。这一要求和后续类似的政府法令仍未得到执行。

琼莱州和大皮博尔行政区

28. 在整个 2023 年，委员会记录了穆尔勒族男子和男童在琼莱州多个县袭击平民的事件。委员会在埃塞俄比亚采访了难民幸存者，并审查了关于强奸、杀害、绑架和破坏财产的其他报告。¹⁸ 许多虐待发生在抢牛期间，并因使用了枪支而升级。难民认为暴力周而复始是返回家园的主要障碍。¹⁹

29. 到 2022 年底，数千名洛乌努维尔族和丁卡博尔族男子和男童已经动员起来。12 月最后一周，他们袭击了大皮博尔行政区的古穆鲁克乡和勒库安戈勒乡。²⁰ 穆尔勒族社区也遭到袭击。2023 年 1 月，数百名穆尔勒族妇女和儿童被强行带到琼莱州各地。

30. 古穆鲁克居民确认袭击者为努维尔人和丁卡人，他们身穿便服和绿色制服，携带长矛、弹药和突击步枪。²¹ 据报道，供水受到污染，牲口遭到掠夺，财产遭到破坏。²² 穆尔勒人拿起武器抵抗。一名男子说，他遭到枪击，目睹了他所有兄弟的死亡。²³ 其他一些男人和大一些的男童跑向安全地带或去营救牛群。²⁴ 大多数妇女和其他儿童逃向灌木丛和水路。²⁵ 草地和灌木丛被点燃，迫使人们逃离藏身之处。²⁶ 据报道，高个子的男童从藏身处出来时被枪杀。²⁷ 一个女童目睹自己的母亲被刺伤，一个兄弟被枪杀，她被赶入一群妇女、女童、男性少年和婴儿中间，这是一种暴力模式。²⁸ 关于他们后来被绑架经历的详述见下文。

31. 攻击穆尔勒族社区的大规模动员是周密计划的行动。州、地区、国家部门和联合国实体都意识到了这一危险。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袭击、加强保护或挫败袭击策划者。据琼莱州新闻部报告，2022 年 12 月 26 日，琼莱州有关部门仅在袭

¹⁸ R6394922 and R9028466.

¹⁹ R8157620, R3699714 and R6505923.

²⁰ 穆尔勒地区在整个 2020 年都遭到了类似袭击的破坏。见南苏丹人权委员会，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6/Documents/A_HRC_46_CRP_2.pdf，第 91–115 段。

²¹ R8084977, R9371676, R7177542, R4404229, R1215420, R7034690, R1252116, R4984663 and R9407926.

²² S/2023/294，第 95 段；R3874087.

²³ R5650713.

²⁴ R7736335, R9436121 and R6729646.

²⁵ R9806048, R7139110, R4465159, R1340096 and R8102507.

²⁶ R4406473 and R5596862.

²⁷ R7508022.

²⁸ R2919898.

击开始后才呼吁国家政府进行干预。古穆鲁克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没有得到增援，12月27日，他们在抵抗不住后撤离，据报有16人死亡。²⁹

32. 2023年9月和10月，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在与阿努亚克青年发生武装冲突期间向大皮博尔州的波查拉部署了直升机，包括至少一架武装直升机。6月，新任命的县专员在试图设立波查拉办事处时被杀，凸显了对该地区行政控制权的暴力争夺。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派出新的地区指挥官后，紧张局势加剧。9月17日，他手下的士兵杀死了前地区指挥官，这是一名来自波查拉的阿努亚克人。为了报复，阿努亚克青年动员并袭击了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营。据报道，南苏丹人民国防军中的许多阿努亚克士兵加入了这些青年人，冲突持续了数周。³⁰ 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迅速撤离了该地区，10,000多名居民逃离，其中一些人逃到了埃塞俄比亚。³¹ 地方部门报告了轰炸对民用建筑的破坏。³² 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发言人表示，空中支援是必要的防御措施。³³

33. 在朱巴举行高级别讨论后，暴力于10月下旬平息。一些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士兵被撤出，国家安全局被部署到该地区。应阿努亚克团体的要求，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地区指挥官被撤换。据南苏丹广播公司报道，11月22日，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司令和军事情报局局长与国家安全局局长一起访问了波查拉。³⁴ SPLM-IG控制区的接触和措施与大皮博尔区其他地方的暴力应对不足形成鲜明对比。

团结州

34. 10月7日，团结州的SPLM/A-IO最高指挥官西蒙·马奎克·盖中将在朱巴的SPLM总部叛变，当时蒙伊杜尔州长在场。在接下来的星期里，马奎克前往SPLM/A-IO领导人里克·马夏尔的出生地莱尔县，并与SPLM-IG的县专员共同举行集会。该广播公司播放了另一篇报道，称马奎克正率领一个由总统派出的和平代表团，还广播了一篇采访，马奎克在采访中说总统要求他在莱尔县组织部队。³⁵ 在邻近的科赫，叛变者与县专员协调动员与政府结盟的部队。³⁶ 数十名SPLM/A-IO士兵和平民因拒绝投奔马奎克或加入当地民兵组织而被拘捕。³⁷

35. 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11月28日，马奎克领导下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袭击了距莱尔县约4公里的卡盖的SPLM/A-IO阵地。成千上万的居民逃离了该

²⁹ 停火和过渡安全安排监测和核查机制，2023/05年报告，第9段。

³⁰ S/2023/922，第59段。

³¹ 见 <https://www.unocha.org/publications/report/south-sudan/south-sudan-humanitarian-snapshot-september-2023>。

³² 见 <https://radiotamazuj.org/en/news/article/pochalla-women-children-struggle-for-basic-necessities-amidst-conflict>。

³³ 见 <https://www.facebook.com/lul.r.koang/posts/pfbid02hgEStWUX4jTTyDAxsb4KgznXyeiJ7WTKp4qcjz8Vp7wBSZFwRmW9jSVMDfPcRQPgl>，2023年9月19日。

³⁴ 南苏丹广播公司(SSBC)，晚间新闻，2023年11月22日。

³⁵ 南苏丹广播公司(SSBC)，晚间新闻，2023年10月8日。

³⁶ R3450295 and R3185940。

³⁷ R3787637, R5191278 and R9722385.2。

地区。由于政府和军方的高级别干预，冲突没有大幅升级。到 12 月下旬，马奎克已向北重新部署到了本提乌。

36. 上述活动加深了仍在遭受连年不断毁灭性袭击的社区的动荡和创伤，加剧了对阿多克收入分成的争端。阿多克是莱尔县 SPLM/A-IO 控制下的一处河港，但位于 SPLM-IG 县专员的行政辖区内。争夺利润丰厚的港口是冲突的重要驱动因素。2022 年，与政府结盟的民兵在攻占了科赫县内唯一的 SPLM/A-IO 营地后，对莱尔平民进行了广泛袭击，随后短暂占领阿多克。委员会记录了这些罪行，查明了同谋和负有责任的主要官员。³⁸ 这些官员仍然在职，加深了有罪不罚的整体认知。SPLM-IG 不断追求对 Leer 地区的领土控制，构成了严重的暴行罪风险。

团结州和瓦拉布州以及影响阿卜耶伊行政区的暴力事件

37. 2023 年期间，来自瓦拉布州和团结州的丁卡特维克和布尔努维尔民兵在阿卜耶伊行政区内发动袭击，南苏丹和苏丹之间尚未确定阿卜耶伊行政区的最终地位。2022 年爆发了冲突，主要发生在瓦拉布州的丁卡特维克部落和阿卜耶伊的恩哥克一丁卡部落之间，冲突的焦点是对阿卜耶伊南部阿戈克和阿内特的经济控制。在整个 2023 年和 2024 年，恩哥克一丁卡部落、丁卡特维克部落和布尔努维尔部落参与的袭击和报复性打击造成了大量伤亡。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联阿安全部队)报告说，11 月 21 日估计有 27 人被杀，2023 年 12 月 31 日一名阿卜耶伊高级行政长官被杀。联阿安全部队一直在努力遏制暴力。2024 年 1 月 27 日，袭击者在平民寻求保护的阿戈克联合国维和基地打死了一名维和人员和数名平民。

五.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38. 针对妇女和女童的广泛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是一场全国性危机。包括国家官员在内的严重犯罪继续不受惩罚，政府通过的大量政策、行动计划和法律得不到执行。政府解决妇女在政治权力职位中代表性不足的承诺尚未兑现。受教育方面的性别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妇女的不平等和劣势，固化了她们的低社会地位。针对妇女和女童身体的暴力行为反映了当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妇女和女童缺乏安全和保护，她们被排除在制定国家议程的进程之外，残酷的性犯罪和性别犯罪持续不断，这些都破坏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妇女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面临严重障碍意味着她们的需求和观点没有被纳入决策，导致她们的发展成果不佳，包括在孕产妇保健和教育方面，从而制约了国家发展。

39. 委员会采访了本提乌的性暴力幸存者，那里一个拥挤的营地收容了约 10 万名因暴力和气候变化引发的洪水而流离失所的人。³⁹ 自《重振协议》签署以来，该难民营的人口没有显著变化。妇女和女童继续遭受强奸和性暴力，往往发

³⁸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sessions-regular/session52/A_HRC_52_CRP.3.pdf，第 38–115 段。

³⁹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HRSouthSudan/A_HRC_40_CRP_1.docx，第 443–469 段；另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3/A_HRC_49_CRP_4.pdf。

生在难民营外从事生计活动时，而施暴者却逍遥法外。⁴⁰ 保护措施仍然不足。⁴¹ 多份证词详述了 2023 年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 SPLM/A-IO 士兵的强奸行为。⁴² 在所有的案件中，受害者当时都身处营地以外，拾柴、烧炭或寻找食物以补充收入和 2023 年大幅减少的食物援助。⁴³ 许多幸存者带着遭受严重殴打造成的钝器创伤。一名受害者说，几个行凶者相互争论是否要杀掉她，以避免可能的身份识别。⁴⁴ 妇女们知道自己命悬一线，生死就在施暴者的一念之间，这更加剧了遭受强奸和性暴力的精神创伤。大多数受害者由于害怕报复和污名而不报案。从 2023 年 8 月至 11 月，委员会查明的士兵强奸案多于向本提乌“一站式”中心报告的案件，这一异常现象说明了报案率低的原因。⁴⁵ 幸存者表示，她们过去遭受过多次强奸和性暴力事件。大多数受访者来自团结州南部，该地普遍的性暴力仍然是有系统袭击平民的一个特征。负有责任的个人继续担任公职。⁴⁶

40. 在“一站式”中心的多个诊所，委员会发现有人使用强奸工具包收集罪行受害者的体液。由于没有法证鉴定能力和储存设施，即使在朱巴，样本也会很快被处理掉，因此也就没有了作为刑事案件证据的意义。⁴⁷ 这种侵入性程序的一个意外影响，是使已经面临医疗援助和司法的多重障碍的幸存者再次遭受创伤。⁴⁸ 一些医疗中心要求幸存者提出刑事指控，其中可能包括为了支持审判而接受昂贵的“年龄评估”，可实际上审判却鲜有发生。⁴⁹ 对强奸案的司法管理做法也各不相同，刑事指控通常提交给习惯法庭。加扎勒河州的一名法官说，强奸罪必须在普通法院审理，而赤道州的一名检察官说，除非受害者不满 8 岁，否则习惯法庭就可以审理此类案件。⁵⁰ 在团结州，一名服务提供者说，由于缺乏正规渠道，案件被送交给习惯法庭，委员会收到信息称，当受害者的案件在流动法院得不到审理时，就会向习惯法庭求助。⁵¹ 习惯法庭经常处以罚款，但受害者极少能得到。赔偿金被付给受害人的家人。受害者被迫嫁给施暴者的现象似乎司空见惯，加剧了她们遭受的侵犯。

41. 意外怀孕、疾病和生殖器官损伤造成了持续的伤害循环，对于因各方安全部队的性暴力而出生的儿童而言尤其如此。有证据表明，因强奸而出生的儿童在社区内被边缘化，并使人不断想起所发生的冲突和出事的情节。

⁴⁰ 应结合 A/HRC/40/69 阅读的会议室文件，第 443–469 段；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3/A_HRC_49_CRP_4.pdf，第 91–106 段。

⁴¹ R9466525.

⁴² R5346022, R6020667, R2379054, R2649535 and R3627245.

⁴³ R1839434.

⁴⁴ R1005415 and R7452206.

⁴⁵ R5731473, R3194440, R6531984, R9065725 and R8989556.

⁴⁶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sessions-regular/session52/A_HRC_52_CRP.3.pdf，第 38–115 段。

⁴⁷ R4515263, R9879996, R9065725 and R3112708.

⁴⁸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3/A_HRC_49_CRP_4.pdf，第 196–201 段。

⁴⁹ R7091185 and R1379073.

⁵⁰ R2178637 and R2400924.

⁵¹ R9304155 and R2535472.

42. 许多法律、行动计划和政策都包含补救措施，包括 2023 年批准的《马普托议定书》以及 2014 年南苏丹和联合国签署的《关于预防冲突中性暴力的联合公报》。一项相关的 2021 年武装部队行动计划于 2023 年 12 月底到期。尽管有这些计划和政策，但对妇女和女童来说没有实质性的积极变化，因为不存在能够保护她们的治理结构。大多数相关法律、计划和政策都把过重的任务指定给资源不足的性别、儿童和社会福利部。多个州的该部官员详细说明了他们在执行这一任务方面的局限性，指出了知识、专长、能力和资源方面的制约因素。一位局长解释说，许多工作人员缺乏足够的技能和培训，而合格的候选人却因工资偏低和发放无常而望而却步。⁵² 一位州政府的部长说，没有可用于保护活动的资源。⁵³ 有人提到没有法院或法院薄弱，与政治领导人、政府机构和武装团体的协调存在困难。⁵⁴ 据报告，为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受害者提供转介查询便利的国家数据库开发工作因缺乏资金而停滞不前。⁵⁵ 在 2023-2024 年国家预算中，划拨给性别、儿童和社会福利部与其他五个机构共用的只有 1%。委员会和人权条约机构先前已指出该部资源有限和缺乏与其他机构的协调。⁵⁶ 政治上不能优先保护妇女和儿童的人权违反南苏丹的人权义务，导致大多数人口在不可接受的人权状况中生活的局面。

43. 生活在围困中的南苏丹妇女和女童哀叹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强奸和其他性暴力破坏社会稳定，以维护社区和家庭纽带的妇女为施暴目标，也就损害了这些纽带。持续的性暴力破坏了人们对社会保护妇女的能力的任何信念。

六. 绑架妇女和儿童

44. 委员会以前描述过在冲突局势中被绑架的妇女和儿童遭受的极端暴力。⁵⁷ 绑架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武装冲突中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构成战争罪。可以预见的是，妇女和女童成为经济、性和其他形式剥削的目标，绑架发生在女性被商品化的大背景下，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的生命被用来换取牛或钱，有时这相当于人口贩运。

45. 琼莱州和大皮博尔州的抢牛和报复性袭击中的绑架由来已久，反映了有害文化习俗、⁵⁸ 不满情绪、违法行为、掠夺和经济因素的错综交汇。模式包括洛乌努维尔族和丁卡博尔族联合团体对穆尔勒人的大规模攻击以及穆尔勒人绑架洛乌努维尔族儿童，后一类的规模较小，但袭击更频繁。

⁵² R2844643.

⁵³ R2133696.

⁵⁴ R4564596.

⁵⁵ R7602211.

⁵⁶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3/A_HRC_49_CRP_4.pdf, 第 225 (k) 段;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sessions-regular/session52/A_HRC_52_CRP.3.pdf, 第 226 段; CEDAW/C/SSD/CO/1, 第 17-18 段; CRC/C/SSD/CO/1, 第 10-12 段; A/HRC/53/28/Add.2, 第 34 段。

⁵⁷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3/A_HRC_49_CRP_4.pdf, 第 51-57 段。

⁵⁸ 包括穆尔勒族人从邻近社区绑架儿童，然后让他们融入家庭的做法。

46. 2023 年 1 月，洛乌努维尔族和丁卡博尔族袭击者在枪口下驱赶数百名穆尔勒族妇女和儿童以及牲畜。幸存者被迫步行 400 公里，通常是赤脚。⁵⁹ 他们遭到毒打，并被剥夺食物、水和休息。⁶⁰ 妇女抱着婴儿和小孩，一些人被迫搬运行李和水。⁶¹ 一个女儿讲述说，她的母亲在行进中失踪，担心已被杀害。⁶² 一名未成年母亲与她的孩子走散，孩子至今下落不明。⁶³ 另一位母亲回忆起她丢下孩子逃跑的痛苦决定。⁶⁴ 数十名被绑架者在试图逃跑时被杀。⁶⁵ 绑架者将包括母亲和儿童在内的许多家庭成员分散到北部和西部，致使家人失散。⁶⁶ 受访幸存者被迫流离失所并被贩运到琼莱州各地，包括阿科博、南博尔、尼罗尔、老方加克和乌罗尔各县(见附件中的第一张地图)。关于其他县被绑架者的报告无法核实⁶⁷，许多人仍然失踪。

47. 在琼莱州首府博尔，穆尔勒族妇女报告说，她们被带到一个集市，目睹绑架者以现金换取她们的释放。⁶⁸ 博尔的高级政府官员证实他们参与了谈判，但否认进行了金钱交易。⁶⁹ 一名幸存者认出了一名高级官员，有关部门与绑架她的人谈判付款时，这名官员在场。⁷⁰ 从 1 月中旬开始，权力部门监督安排了一系列特别航班，将获释的被绑架者运送到皮博尔。一位乘坐航班的母亲表示，她的幼女仍然下落不明，因为绑架者拒绝接受释放她的赎金，而权力部门未能进行干预。⁷¹

48. 许多幸存者被迫充当绑架者的妻子，被关押数月。所有受访者都成功逃脱，尽管许多人为此离开了孩子、亲戚和邻居。在囚禁期间，她们被当作牲畜和物品对待，大多数人遭到强奸和性剥削、殴打、死亡威胁、强迫劳动和其他形式的虐待。⁷² 一个 12 岁的女童说，绑架者的家人把她当作奴隶对待。⁷³ 一名年轻女子因拒绝性行为而被用绳子抽打，伤痕累累。⁷⁴ 一名未成年母亲被打得奄奄一息，在逃跑过程中她的女儿被夺走。⁷⁵ 由于政府努力争取俘虏获释的消息已经

⁵⁹ R4038407, R7686117, R5560594, R4855234, R4218589, R7762189, R7182573 and R9043407.

⁶⁰ R2294311, R2152205 and R7442038.

⁶¹ R4055163 and R1672475.

⁶² R9969079.

⁶³ R8836088.

⁶⁴ R6146102.

⁶⁵ R7414601.

⁶⁶ R6283540, R2279039, R6321390, R1800166, R5046946, R2344223, R9792781, R8963343 and R2049707.

⁶⁷ R9722264.

⁶⁸ R5645545, R6281540 and R7729561.

⁶⁹ R8295510.

⁷⁰ R4354043.

⁷¹ R5232451.

⁷² R7973142, R3336045, R1128229, R3346633 and R5387586.

⁷³ R3961306.

⁷⁴ R2095325.

⁷⁵ R9221726.

传开，大多数受访者在接触了关押所在地区的警察、士兵或行政人员后，在帮助下前往皮博尔。然而，许多妇女表示，权力部门即使知道俘虏的位置，也没有提供帮助。相反，受害者及其家人被建议向绑架者支付金钱。皮博尔的一名穆勒族男子说，绑架他妻子的人与向官员出示了她的照片，官员建议他支付款项，但他支付不起。他的妻子和孩子仍是被扣人质。⁷⁶ 在古穆鲁克，另一名父亲为小儿子获释出了钱，有关部门随后将他转移到皮博尔。⁷⁷ 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仍被扣押。逃出时顾不上孩子的母亲明显受到了创伤，背负着负罪感，不知道孩子的命运。一名年轻女子在 2020 年的暴力事件中与儿子一起被绑架，她于 2023 年向有关部门求助，她没有钱换取仍在关押中的儿子获释。⁷⁸ 皮博尔的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绑架者劫持儿童为人质是引诱逃跑妇女回来的一种策略，这一发现与委员会的观察结果一致。⁷⁹

49. 绑架本质上是有性别选择的：妇女、女童和男童被绑架，而男子和年龄较大的男童被杀害，育龄以上的妇女被杀害或被丢下。权力部门为被绑架者(大多数是妇女和女童)付款提供便利的决定，是在这些人受到剥削的情形下做出的。

50. 绑架规模的加剧被广泛归因于武器扩散和更频繁的大规模动员。⁸⁰ 有关部门未能阻止袭击或追究肇事者对过去侵权行为的责任，一直声称安全部队缺乏能力。⁸¹ 然而，这些地区的活动分子受到警方的热心监管，部队在政治上有利时就插手干预(见上文第 32 至 33 段)。此前为解决冲突采取的举措，包括总统于 2020 年 6 月设立的审查琼莱州和大皮博尔区暴力事件的高级别委员会，没有采取具体步骤防止冲突的再次发生。⁸²

51. 当权力部门付钱给绑架者或建议其家人这样做时，这就涉及腐败。鼓励和便利支付赎金等同于犯罪勾结，助长有罪不罚现象，并有可能刺激或延长绑架行为。类似的动态也导致 2022 年底从上尼罗州被绑架到琼莱州北部的希卢克社区成员获释受阻。⁸³ 总体而言，权力部门在预防和惩罚绑架者方面较为被动，在寻找和营救失踪或被扣人质方面努力有限。这种不作为延长了囚禁和剥削时间，并可能意味着参与奴役、剥夺自由、性奴役和其他不人道行为等国际罪行，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⁷⁶ R9436797.

⁷⁷ R4387771.

⁷⁸ R9721023.

⁷⁹ R3855628.

⁸⁰ R2717695, R4161698 and R2017627.

⁸¹ R5548743;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hrsouthsudan/A_HRC_54_CRP.6_0.pdf, 第 75 和 83 段。

⁸² A/HRC/46/53, 第 39 段。

⁸³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hrsouthsudan/A_HRC_54_CRP.6_0.pdf, 第 83 段;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sessions-regular/session52/A_HRC_52_CRP.3.pdf, 第 173–182 段。

七. 儿童权利

52. 委员会和其他人权机制详细描述了国家未能履行其对儿童权利的条约义务和国内承诺，⁸⁴ 对儿童和社会造成毁灭性影响的情况。

53. 儿童的健康和人道主义状况极不稳定，占需要援助人口的大多数。五岁以下儿童中有十分之一死亡，165 万人严重营养不良，这主要发生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⁸⁵ 女童的健康状况要恶劣得多，这往往与强奸和性暴力、早婚和高早孕率有关。⁸⁶ 全国各地的医生和卫生官员描述了过度依赖国际捐助方、缺乏基础设施和基本用品以及欠付工资的情况。⁸⁷ 农村妇女详述了因缺乏医疗保健造成的不必要的婴儿和产妇死亡。⁸⁸ 2023 年，卫生部工作人员和全国医生联盟呼吁增加政府供资，但当国家预算获得通过时，卫生拨款降为 3%。

54. 很少有南苏丹儿童享有受教育的权利。⁸⁹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小学入学率为 37.6%，中学为 5.2%。⁹⁰ 2023 年 2 月，基尔总统指示各部委确保初等和中等教育免费入学。尽管国家法律要求初等教育免费，但教育预算拨款很少，大多用于极少人能获得的高等教育。⁹¹ 此外，学校往往根本得不到划拨的资金，免费教育政策也没有与之匹配的资源(见下文第十节)。⁹² 收取费用以补充低收入和 unstable 收入的教育工作者面临起诉，教师因索要被拖欠的工资而被拘留或解雇。

55. 女童接受教育的人数不足反映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由于文化上存在对男童投资的偏向，许多贫困家庭选择为男童而不为女童付学费。一些家庭担心受过教育的女童可能会拒绝早婚。⁹³ 经济因素在起作用。在一些地区，女童从出生起就被“预定”给了丈夫，实际上在少年时期就成为交换的商品。⁹⁴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报道称，2023 年大皮博尔区只有一名女童被中学录取。⁹⁵ 在一

⁸⁴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hrsouthsudan/A_HRC_54_CRP.6_0.pdf，结合 A/HRC/40/69 第 573–578 段参阅。

⁸⁵ 联合国儿童死亡率估算机构间小组，《儿童死亡率水平和趋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纽约，2023 年)，第 57 页；另见综合粮食安全阶段分类，“急性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分析”，2023 年 11 月 (https://www.ipcinfo.org/fileadmin/user_upload/ipcinfo/docs/IPC_South_Sudan_Acute_Food_Insecurity_Malnutrition_Sep2023_July2024_report.pdf)。

⁸⁶ CRC/C/SSD/CO/1，第 48 段。

⁸⁷ R2611891, R8728832 and R3100104.

⁸⁸ R3916571.

⁸⁹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hrsouthsudan/A_HRC_54_CRP.6_0.pdf，结合 A/HRC/40/69 第 537–572 段参阅。

⁹⁰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3-2025 年南苏丹国家方案》，(2023 年 1 月)，第 14 页。

⁹¹ 2021-2024 年国家预算拨款和 2021-2023 年支出分析。

⁹² 2020 年国家儿童行动计划将资源不足确定为实施 2008 年《儿童法》的主要障碍。

⁹³ R6906332 and R4660647.

⁹⁴ R9939470, R9076635, R4319631 and R9291737.

⁹⁵ 见 <https://www.eyeradio.org/only-one-female-to-sit-for-secondary-leaving-exams-in-pibor/>。

个案例中，一个裁决凶杀案的习惯机制命令犯罪人的一名女童亲属被迫嫁给受害者的一名家庭成员。⁹⁶

56. 委员会观察到 2023 年期间武装部队和团体仍在强行招募和使用儿童。⁹⁷ 在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 SPLM/A-IO 共同经办的本提乌流离失所者营地，男童被以逃兵的虚假借口征召。一名男童描述说，他被士兵拘留，一直关押到他的父亲付钱给士兵为止，这实际上相当于敲诈。⁹⁸ 尽管努力让儿童复员，西赤道州仍然存在招募儿童现象。⁹⁹ 委员会先前指出的种种挑战阻碍了童兵重返社会。¹⁰⁰ 资源稀缺限制了支助能力，据报道这是政治意愿有限的反映。¹⁰¹ 军方继续使用该国部分地区的学校，违反了国家承诺。委员会查明的应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负责的指挥官和公职人员没有受到纪律处分或处罚。¹⁰²

57. 南苏丹儿童在许多情况下仍然极易受到剥削，包括：采矿作业，童工似乎很普遍；在儿童与成人关押在一起的监狱中；在难民和流离失所情况下；受到绑架时(见上文)。¹⁰³ 在一系列事件中，儿童因未爆弹药致残或受伤，凸显了与武装冲突相关的其他脆弱性。¹⁰⁴ 南苏丹儿童保护系统的薄弱或缺失显而易见。

八. 南苏丹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

58. 南苏丹产生了非洲最多的难民，在邻国有 220 多万难民。¹⁰⁵ 这一数字在过去五年中没有显著变化，返回的难民人数与仍在逃离的难民人数相当。¹⁰⁶ 另有 200 万人仍在国内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2023 年将有 940 万人需要援助。¹⁰⁷ 南苏丹近一半人口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风险。¹⁰⁸ 自 2023 年 4 月以来，苏丹的冲突导致 50 万人逃往南苏丹，大多数是居住在苏丹的南苏丹人。这

⁹⁶ R7856861 and R9132083.

⁹⁷ M100379, R9384985, R6465327, R2617928, R9032514, R1506252, R9368091, R7004472, R9432010, R1298719, R2022604, R3900013 and R7584876.

⁹⁸ R8086923.

⁹⁹ R1868858 and R8369136.

¹⁰⁰ R2879521, R4769162, R1364192 and R1995851; 另见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52/list-reports>, 第 223–234 段。

¹⁰¹ R2242226 and R8195901.

¹⁰² 见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52/list-reports>, 第 229 段。

¹⁰³ R4876467, R9372816, R6962059, R7271347 and R2943097; 另见 CRC/C/SSD/CO/1, 第 60 段, A/HRC/53/28/Add.2, 第 38 段。

¹⁰⁴ R5738902, R3592920, R3886830 and R1578404.

¹⁰⁵ 见 <https://www.unocha.org/publications/report/south-sudan/south-sudan-humanitarian-snapshot-december-2023>。

¹⁰⁶ 难民署报告说，在此期间有近 100 万难民返回，而报告的总体数字基本未变。

¹⁰⁷ 见 <https://www.unocha.org/publications/report/south-sudan/south-sudan-humanitarian-snapshot-december-2023>。

¹⁰⁸ 同上; 另见 https://www.ipcinfo.org/fileadmin/user_upload/ipcinfo/docs/IPC_South_Sudan_Acute_Food_Insecurity_Malnutrition_Sep2023_July2024_report.pdf。

使已经在应对全球资金削减、国家基础设施严重受限以及武装民兵和团体持续袭击援助人员和分发援助物资的人道主义系统更加紧张。

59. 2023 年 2 月，基尔总统呼吁难民回返，承诺这将是政府选举前的一项首要议程。¹⁰⁹ 然而，《重振协议》中设想的支持回返和重返社会的特别重建基金也没有设立。2023-2024 年国家预算为该基金拨款 0.005%，远低于所需数额。¹¹⁰ 9 月 6 日，重组的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临时主席呼吁政府采取初步措施建立该基金。¹¹¹ 与此同时，鉴于援助部门无力弥补重大缺口，联合国驻该国的最高级别人道主义官员呼吁政府投资于服务。¹¹²

60. 本委员会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会见了南苏丹难民。其中大多数人仍因 2013 年至 2023 年在南苏丹遭受的侵犯和虐待而承受创伤。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名强奸幸存者说，在一名士兵摧毁了他的尊严后，他再也不想回去了。¹¹³ 一名出生在乌干达难民营的男子返回南苏丹开始新的生活，但在因倡导人权而收到死亡威胁后逃离。¹¹⁴ 在埃塞俄比亚，一名希卢克族受访者报告说，她与在马拉卡勒的丈夫分居，以保护子女免受不安全和贫困之苦。¹¹⁵ 一名从难民营返回后被救国阵线俘虏的妇女说，她不会再面临这种风险。¹¹⁶ 许多证人从难民营返回南苏丹，但在经历或目睹恐怖暴力后再次逃离。¹¹⁷

61. 在难民营中，居民认为粮食援助减少是一个主要问题，特别是在对生计活动的限制导致依赖援助的情况下。¹¹⁸ 据报道，难民营中的其他挑战包括获得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不同。¹¹⁹ 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其原籍地的情况更糟，列举了大赤道州和大上尼罗州有增无己的军事化、暴力和境内流离失所问题。

62. 在难民营和城市环境中，难民都表达了在政治进程，包括计划中的选举中被遗忘或受排斥的感觉。参与政治活动的个人表示，他们在接纳国没有安全感，原因之一是国家安全局无处不在的域外行动。¹²⁰ 绝大多数难民告诉委员会，如果看不到可持续的和平，他们就不能返回，他们要求正义。

¹⁰⁹ 见 <https://apnews.com/article/south-sudan-government-0a628370837c8450e682395ea0bc5a52>。

¹¹⁰ 存档文件。这一数字似乎远远低于根据《重振协议》第 3.2.7 条所作 1 亿美元承诺的 20%。

¹¹¹ 见 <https://cityreviewss.com/rjmec-tells-government-to-form-special-reconstruction-fund-board/>。

¹¹² 见 <https://www.unocha.org/publications/report/south-sudan/humanitarian-agencies-south-sudan-forced-reduce-aid-amidst-funding-crisis-and-aggravated-humanitarian-situation>。

¹¹³ R8926744.

¹¹⁴ R5453586.

¹¹⁵ R4203962.

¹¹⁶ R3205466.

¹¹⁷ R3351482, R4677383, R4754675, R4207580, R2403973, R6972823(3) and R4227779(4).

¹¹⁸ R8432285 and R1867430.

¹¹⁹ R4482557, R4267289, R2234558(1), R9931405(7), R6733253(8) and R1258365(2).

¹²⁰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hrsouthsudan/A_HRC_54_CRP.6_0.pdf，第 149–177 段。

63. 2023 年 10 月 9 日，人道主义事务和灾害管理部长在日内瓦的一个联合国论坛上发表讲话，请求为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提供国际资金援助。¹²¹ 同一天，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权特别报告员将抵达朱巴，但政府取消了她的访问，称包括委员会报告在内的联合国报告存在问题。¹²² 如果政府不通过政治和资金投资表现出对稳定局势的一致承诺，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就不太可能返回家园。

九. 追责和过渡时期司法

64. 许多南苏丹人将持续的冲突和不安全与司法机构薄弱或不存在联系起来，包括未能采取治理和经济改革以及过渡时期司法措施。委员会以前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有罪不罚如何助长周期性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¹²³ 然而，在发展有效的司法程序和机构方面几乎没有具体步骤。

司法

65. 司法系统存在严重的管辖、安全和能力障碍。¹²⁴ 《重振协议》中设想的宪法法院尚未成立。司法部门行为者认为忽视法院是刑事司法系统功能停滞的主要表现。在 2022-2023 财年，司法部门获得的预算不到国家预算的 1%，警察和监狱部门获得的预算约为 3%。¹²⁵ 似乎没有为建立过渡时期司法机构配置国家资金。

66. 南苏丹最大的州琼莱州只有一名高等法院法官，大皮博尔区一个都没有，这些地区的绑架数量最多。¹²⁶ 多年来，团结州和上尼罗州一直没有高等法院法官，使得对严重罪行的起诉几乎不可能。¹²⁷ 在其他州，少数法官基本上局限在城市中心。¹²⁸ 法院和房地设施差、安全风险以及工资低和不能如期支付阻碍了国家一级法官和检察官的招聘和留用，¹²⁹ 导致缺员，一些州级法学家住在朱巴。¹³⁰ 许多地区依靠由其他地区法官领导的流动法院。流动法院虽然是一项重要的临时措施，但受到当地调查人员面临多种制约因素的限制，并且由于依赖国

¹²¹ 见 <https://www.eyeradio.org/south-sudan-urges-international-community-to-lend-hand-to-returnees-refugees>。

¹²² 见 <https://www.ohchr.org/en/media-advisories/2023/10/south-sudan-visit-un-expert-postponed>。

¹²³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sessions-regular/session52/A_HRC_52_CRP.3.pdf。

¹²⁴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37/Documents/A_HRC_37_CRP.2_EN.docx，第 665–681 段；另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37/Documents/A_HRC_37_CRP.2_EN.docx，第 304–315 段。

¹²⁵ 存档文件。

¹²⁶ R8518262。

¹²⁷ R1884828, R3451657 and R6865199；另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37/Documents/A_HRC_37_CRP.2_EN.docx，第 306–315 段。

¹²⁸ R1328530, R3019867, R3637091 and R2717155。

¹²⁹ R8663097。

¹³⁰ R1419414, R1523340 and R2428939。

际资源和支持而不可持续。团结州的一名部长指出，2023 年该州没有流动法院裁决办案，并呼吁优先建立常设法院。¹³¹

67. 警察和检察官报告说，人员、设备、办公室和能力严重不足，妨碍了有效调查。¹³² 案件积压严重，导致大量人员陷入审前拘留，没有有效的上诉渠道，¹³³ 监狱过度拥挤。由于缺乏基本清洁卫生设施和相关基础设施，监狱中疾病流行。一名州立监狱官员抱怨说，有关部门没有将监狱与公用设施连接起来。¹³⁴ 正常运作的法院必须解决不人道的监狱条件和长期审前拘留问题，以防止系统性侵犯人权，包括公平审判权。

68. 大多数社区依赖习惯司法机制，人们认为这种机制比普通法院更容易利用。¹³⁵ 根据 2009 年《地方政府法》，“传统当局”可以通过“习惯界面”裁决刑事犯罪。¹³⁶ 然而，解释和实践差异很大，特别是在强奸罪方面。与普通法院一样，习惯法院通常无法维护核心人权标准。

69. 最高级别的法学家指出了持续的行政和军事干预问题。¹³⁷ 在团结州，涉嫌严重犯罪的州长阻挠调查和设立常设法院。¹³⁸ 在西加扎勒河州，一名参与法庭诉讼的 SPLM/A-IO 指挥官向习惯审判员开枪，显示出后者面临的安全风险。¹³⁹ 在全国各地，警察和检察官在调查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士兵的行动时受到威胁或袭击。¹⁴⁰ 该国军事法庭面临的挑战仍未得到解决。¹⁴¹ 2019 年国家安全局法庭的设立并没有导致官员的行为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工作没有任何司法监督。¹⁴²

70. 在选举环境中，这些限制影响了对行为和结果提出司法质疑的能力，并可能损害选举结果的可信度。最高级别法官参与政党竞选活动加剧了这种关切(见第 18 段)。

¹³¹ R5946697.

¹³² R8043046, R6541569, R1973666 and R1249550.

¹³³ R7581936.

¹³⁴ R9863877.

¹³⁵ R6017197, R8166014, R4597923 and R6384349;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3/A_HRC_49_CRP_4.pdf, 第 191–195 段，及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37/Documents/A_HRC_37_CRP.2_EN.docx, 第 363 段。

¹³⁶ 地方政府法第 98(2)条(<https://faolex.fao.org/docs/pdf/ssd3324.pdf>)。

¹³⁷ R5773999.

¹³⁸ R6089873, R3683670 and R9732438; 见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52/list-reports> (A/HRC/52/CRP.3), 第 144–149 段。

¹³⁹ R2176358.

¹⁴⁰ R8705081, R3258068 and R3131243.

¹⁴¹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3/A_HRC_49_CRP_4.pdf, 第 336–362 段。

¹⁴² 列有详细调查结果的本委员会会议室文件，结合 A/HRC/46/53 第 41–48 段参阅；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hrsouthsudan/A_HRC_54_CRP.6_0.pdf, 第 36 和 112 段。

调查委员会

71. 针对侵犯人权行为，总统设立了若干调查委员会。2022 年 9 月授权一个委员会调查团结州马约姆县的事件，委员会发现州长对法外处决负有责任。¹⁴³ 虽然委员会成员在 2023 年访问了该州首府，但他们没有前往马约姆，因为该地区的 SPLM-IG 当局保证不了他们的安全。¹⁴⁴ 截至 2024 年 2 月，仍在等待该委员会的报告。2023 年 3 月，一个调查莱尔县暴行的调查委员会前往团结州南部，但尚未拿出公开报告或司法结果。另一个委员会调查了 2022 年瓦拉布州鲁阿尔贝特的暴力事件，于 2023 年 1 月向总统提交了起诉建议，但似乎没有启动任何起诉。¹⁴⁵ 在上述每一实例中，委员会都查明了与严重罪行有牵连的高级政府和军事官员，这些官员现在仍然担任着公职。¹⁴⁶

过渡期正义

72. 在一个经历代际创伤和持续暴力的国家，处理过去的历史和建设可持续的和平需要一个综合全面的过渡时期司法进程。《重振协议》第五章规定根据国际和区域规范和标准建立真相委员会、赔偿管理局和南苏丹混合法院。¹⁴⁷ 这三个机构尚未成立。

73. 2023 年 10 月，内阁批准了关于真相委员会和赔偿和补偿管理局的立法草案。这些法案于 2024 年 2 月通过了立法者的一读，此前司法和宪法事务部在 2022 年 5 月至 6 月进行公共协商后起草了法案，并于 2023 年 5 月举行了一次由政府推动的高级别会议。¹⁴⁸ 然而，协商报告和法案都没有公之于众。民间社会团体抱怨受到排挤，并呼吁立法者举行公开听证会，允许对法案进行修订以反映公民的意见。除了一次以外，难民不得参加协商的问题仍未解决。通过过渡时期司法立法的进展极其缓慢和不完整，这仍然令人关切。¹⁴⁹

74. 设立混合法庭的进程停滞不前，政府继续就其设立发出不明确的信号。在本委员会于 2023 年 2 月召开的第三次过渡时期司法会议上，政府和非洲联盟承诺为设立该法院通过广泛的指导方针。在 2023 年 5 月的政府会议上，总统和第一副总统表示，一旦收到非洲联盟的指导方针，他们随时准备继续工作，尽管随后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取消法院优先地位的提案。非洲联盟在 2023 年的参与未能取得积极成果。2023 年 11 月，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再次呼吁与政府合作设立该法院。关于谁将首先采取行动执行广泛准则的权宜僵局进一步阻碍

¹⁴³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sessions-regular/session52/A_HRC_52_CRP.3.pdf，第 149 段。

¹⁴⁴ R5880092 and R6842539.

¹⁴⁵ 本委员会曾在 2022 年和 2023 年要求政府提供信息。

¹⁴⁶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sessions-regular/session52/A_HRC_52_CRP.3.pdf。

¹⁴⁷ 见非洲联盟过渡司法政策(2019 年)；以及“秘书长的指导说明:过渡时期司法——人民、预防与和平的战略工具”(2023 年)。

¹⁴⁸ 开发署，“会议报告：南苏丹的过渡司法机制”，2023 年 5 月；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hrsouthsudan/A_HRC_54_CRP.6_0.pdf，第 184–186 段。

¹⁴⁹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sessions-regular/session52/A_HRC_52_CRP.3.pdf，第 370–373 段和第 378–382 段。

了进展。对设立该法院的抵制破坏了过渡时期司法的全面整体愿景，剥夺了伸张正义和治愈受害者的机会，并固化了暴行罪不受惩罚的现象。

75. 2023 年 9 月在瑞典，对 1997 年至 2003 年团结州事件的审判朝着追究历史侵权行为的责任迈出了重要一步。经过几年的调查，Lundin Energy AB 的前高管 Ian Lundin 和 Alexander Schneider 在斯德哥尔摩根据普遍管辖权受到指控。¹⁵⁰ 指控涉及协助和教唆苏丹武装部队和支持石油开采活动的南方民兵犯下战争罪。南苏丹的受害者正在参与诉讼。

76. 在西班牙，刑事法院根据类似原则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涉及 2019 年非法逮捕并随后引渡四名男子的事件，他们被从朱巴送往赤道几内亚，在那里他们因叛国罪受到审判并被判处长期监禁。¹⁵¹ 一名男子因虐待死于狱中。西班牙检察官起诉了赤道几内亚政府与这些罪行有关的几名高级官员。西班牙或南苏丹尚未启动对南苏丹官员的调查。

77. 近年来，没有对参与绑架并随后从邻国引渡数名南苏丹公民的南苏丹官员进行调查或提起诉讼。

十. 政治经济

78. 权力部门继续挪用关键领域的收入，包括石油生产、税收、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和人道主义援助，以优先满足狭隘的党派精英利益，给南苏丹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核心政府服务资金不足严重损害了国家保护和实现人权的能力。虽然《重振协议》在第四章中寻求解决冲突的经济驱动因素，但补救措施仍未得到实施。

79. 所造成的后果在基础设施、卫生和教育服务的恶劣状况中显而易见，并反映为该国在全球人类发展指标中排名垫底。¹⁵² 司法系统薄弱和失能加剧了不安全、法律不确定性和相关的有罪不罚现象。虽然南苏丹从石油出口中获得大量收入，但用于逐步实现人权的国家资源被转用于腐败、冲突、政治目标和错乱的经济管理。

80. 在千疮百孔的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服务资金的不足显而易见，反映出开支重点的倾斜。在 2021-2022 和 2022-2023 财政年度，普通教育和教学部的拨款相当于 2 亿美元，而总统事务部的拨款为 5,650 万美元。然而，普通教育仅得到了其预算拨款的 28%；而总统事务部却得到了近 700% 的资金，比教育经费多了 6 倍以上，这凸显了为服务提供的经费向政治权力中心转移的失衡状态。

¹⁵⁰ 见 <https://www.domstol.se/nyheter/2023/08/trial-commences-in-case-regarding-complicity-in-grave-war-crimes-in-sudan/>。

¹⁵¹ 两名西班牙国民和两名赤道几内亚国民。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hrsouthsudan/A_HRC_54_CRP.6_0.pdf，第 174 段。

¹⁵² 见 <https://hdr.undp.org/data-center/human-development-index>。

81. 官员们承认，大量预算拨款从未发放到学校，加大了对国际捐助方资金的严重依赖。¹⁵³ 随着大部分国家教育预算投入高等教育，腐败的拨款制度进一步耗尽了初等教育资金，拨款通过多个政府部门进行，主要以现金形式转移。逐层次的盗窃和转移导致最终用户获得的资金减少。在同样应当为教育提供资金的州政府，教育预算被挪用的现象也很普遍。一种普遍的腐败行为是州长转移个人所得税。鉴于这些税收的大部分由人道主义救援方支付，这也相当于挪用援助。

82. 挪用资源的方法还包括以直接转账的方法在预算之外转移收入。直接转移支付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是由总统监督的“石油换公路”计划。在 2021-2022 和 2022-2023 财年，政府向 SPLM 高级官员本杰明·波尔·梅尔支付了至少 12 亿美元，表面上是用于道路建设。¹⁵⁴ 波尔·梅尔是总统特别方案的高级特使，他本人及其拥有的建筑公司受到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制裁。根据本委员会对已修建道路款项开支的分析，南苏丹收取的道路建设费用比东非的市场价格高 3 至 5 倍。在预算外转移资金可将资金投放于可自由支配的支出，但会减少国家预算的可用资源。

十一. 公民和政治空间

83. 2023 年 10 月，该委员会描述了公民和政治空间面临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障碍，以及持续存在的侵犯记者和民间社会成员人权的行为。¹⁵⁵ 对公民和政治空间的压制反映了政府对批评声音和公众监督的不容忍，对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异议和辩论的厌恶，以及使用胁迫和暴力维持权力的意愿。

84. SPLM 通过对官方媒体的编辑控制、拒绝独立出版人获取信息、国家安全局实施的全面审查制度以及媒体管理局实施的任意官僚限制，对媒体内容施加了过大影响。记者报道说自我审查十分普遍。海外媒体面临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和网站封锁。这种压制破坏民主，侵犯表达和信息自由。

85. 民间社会行为者面临普遍的限制和对合法活动的非法监视。国家安全局对举行集会和活动规定了事先审批的要求，这一武断的政策助长了腐败，并且不受司法审查。安全官员对获得批准的活动实行常态监控，干预讨论以便控制。未经授权的活动被取缔，组织者和主办者面临报复。监控和繁琐的审批程序以扼杀公民空间为目的，侵犯了多项权利，包括结社和集会自由。

86. 对记者和民间社会成员的暴力袭击，包括高调的任意拘留和未遂谋杀，对公民和政治活动产生了寒蝉效应。数字监控、网站和社交媒体黑客攻击、电话窃听和其他数字攻击在 2023 年被用于打击记者和活动人士。国家安全局与包括国家通信管理局在内的其他实体都涉嫌卷入了此类攻击。

87. 身在邻国的南苏丹人面临国家安全局的持续恐吓和监视。在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受害者表示，2023 年 2 月政府评论家莫里斯·马比奥被从内罗毕引渡到朱巴大

¹⁵³ R7200004, R9494605 and R6378232.

¹⁵⁴ 石油部和财政与计划部的存档数据。

¹⁵⁵ 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hrsouthsudan/A_HRC_54_CRP.6_0.pdf。

大增加了他们的安全担忧。在马比奥被非法转移到南苏丹之前，肯尼亚警察参与了对他的拘留，2024 年 1 月仍在肯尼亚受到任意拘留。¹⁵⁶

88. 2023 年 11 月，一项关于南苏丹过渡进程的民间社会决议敦促权力部门保护和扩大公民和政治空间。¹⁵⁷ 该决议吸引了近 100 名签名者，反映了该国人口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十二. 结论

89. 随着南苏丹过渡期接近尾声，进一步的大规模暴力和随之发生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危险依然存在。暴力模式、侵权行为和根深蒂固的有罪不罚现象继续困扰着极端弱势群体的生活。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将进一步恶化。

90. 《重振协议》下的进程规定了可持续的和平和人权保护，但其基本义务仍未得到履行或未完成，包括通过永久宪法、统一武装部队和建立过渡时期司法机构。该国的首次选举面临严峻的政治和后勤挑战，选举后的法律框架仍不确定。

91. 民族和国家建设的努力步履蹒跚，掠夺和镇压根深蒂固。就在叛乱持续不断的同时，还发生着毁灭性的政治和军事精英煽动的地方冲突和暴力。暴力的特点是严重的侵害和虐待行为，包括袭击定居点、流离失所和令人震惊的侵害行为，特别是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此类行为。绑架已经成为一种令人不安的剥削行当。必须释放受害者，惩罚而不是奖励肇事者。

92. 除非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恢复社会结构，否则南苏丹不可能繁荣或真正自由。必须在法律、政策和实践中给予妇女和女童尊严、尊重和实质性平等。这需要迫切的社会变革、各级的政治承诺和立即干预，以防范和惩罚施虐者。

93. 南苏丹儿童通常被剥夺保健和教育权利，他们挨饿、发育迟缓、童年受苦，对国家的未来产生不利影响。关键发展指标缺乏进展表明资源被挪用和管理不善，损害了人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及其他愿望。

94. 有罪不罚助长侵权行为和暴行，这需要结构性解决方案，包括一个有效的司法系统，在为受害者提供补救的同时震慑和惩罚犯罪。由于政治上未能实施过渡时期司法措施，确保独立和有效的司法系统，处理冲突、侵权和犯罪的根源和驱动因素，结果加剧了有罪不罚现象。安全部队应重新定位于保护平民，犯罪成员必须被停职、起诉和从安全部队开除。与该国的有罪不罚现象相反，外国法院根据普遍管辖权审理的两起案件在追究南苏丹境内所犯罪行的责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95. 虽然制宪和选举进程为有远见的领导人提供了新的机会，但这些进程需要开放的民主空间，以实现可信的结果并避免产生进一步的不满。限制媒体和民间社

¹⁵⁶ R6047490.

¹⁵⁷ 2023 年 11 月，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达累斯萨拉姆市，民间社会代表还建立了南苏丹过渡进程民间社会咨商小组，以推动国家行为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关键优先事项，并促进包容性和以人为本的公民过渡时期司法、选举、安全、司法和其他改革。该决议可查阅：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sPOzATbgn8tZd4ifcixd_Y9yKvoIBHy/view?usp=sharing (2024 年 2 月检索)。

会以及不容忍政治反对派，特别是 SPLM-IG 的挑战者，不利于民主。确保选举和其他参与性民主进程的自由、公平和安全的措施至关重要，否则可能会出现新的不满、新的冲突和进一步的侵权行为。

96. 长期稳定和繁荣要求解决暴力的驱动因素和结构性原因，包括：暴力政治斗争、赢家通吃、党同伐异、种族动员、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有罪不罚盛行、经济掠夺及腐败。除非《重振协议》得到贯彻落实，国家遵守其国际人权法义务，否则南苏丹的可持续和平和人权保护仍将难以实现。

十三. 建议

97. 南苏丹人权委员会建议南苏丹政府：

(a) 紧急执行《重振协议》的核心内容，特别是：

(一) 签署各方合作并推动解决冲突和实现和平愿望；

(二) 第一章：保障民主空间以促成可信的选举，包括为安全的参与作出安排，建立解决选举争端的有效行政和司法机制；

(三) 第二章：加快并确保必要的统一部队的部署、资源和军饷，同时调动武装部队远离平民，但保护平民除外；

(四) 第三章：设立特别重建基金并为其提供资源，以支持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安全和自愿回返，与联合国协调资助人道主义活动；

(五) 第四章：加强经济管理，为核心治理职能提供资源，包括社会经济权利服务，解决腐败和财政收入被挪用的问题，确保预算过程的参与、透明和问责；

(六) 第五章：建立真相委员会、赔偿管理局和混合法院并使之运作；确保成员通过透明程序遴选，具备适当资格，并且不参与侵犯人权行为；确保透明度和参与性，公开相关法案；与包括受害者幸存者团体在内的利益攸关方合作，制定证人保护规程，并提高公众对此类程序的认识；建立预警和保护措施；推动社区一级的工作促进和解进程以消除不满和促进多元化；

(七) 第六章：确保为性别平等参与制宪进程提供资金和人权保护；确保永久宪法包括关于法治、人权保护和独立人权委员会的关键措施；

(b) 解决有罪不罚问题，特别是：

(一) 对参与性暴力和严重犯罪的公职人员、安全人员和其他人员，包括本委员会指认的人员予以开除或停职；启动透明的刑事调查和诉讼程序；公布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二) 停止非法引渡，包括调查 2019 年将四名男子转移到赤道几内亚和 2023 年将莫里斯·马比奥引渡到南苏丹的情况：公布调查结果，启动相关程序并确保机构改革；

(三) 承诺确保不对国际法规定的严重罪行实行全面大赦；

(四) 为有效运作的法治和司法机构配置足够的资源，包括用于调查和起诉的资源；确保法治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包括性别平衡和族裔多样性；

- (五) 解决助长有罪不罚现象的立法和体制缺陷；
 - (c) 优先保护妇女和女童，特别是：
 - (一) 保障和保护妇女和女童在社会中的实质性平等；
 - (二) 重在预防，追究性犯罪和性别犯罪肇事者的责任；
 - (三) 为性别、儿童和社会福利部配置足够的资源，以协调和履行国家承诺，解决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问题；
 - (四) 履行承诺，增加妇女在各级决策职位中的代表性；
 - (d) 优先实现儿童权利，特别是：
 - (一) 确保和实现儿童的健康权、食物权和教育权，包括通过提供资金；
 - (二) 停止武装部队和团体招募和使用儿童；为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的活动提供资源；
 - (三) 遵守规定儿童权利的国际法和国际法律，包括防止和惩办冲突中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
 - (四) 立即采取措施释放被绑架的儿童和妇女；
 - (e) 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特别是：
 - (一) 制止对媒体、民间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攻击和任意限制，并起诉相关罪行的肇事者；
 - (二) 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修订《国家安全局法》；要求国家安全局(和媒体管理局)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审查和相关网络攻击；停止包括引渡在内的域外行动，；
 - (三) 建立独立的新闻投诉委员会；
 - (f) 解决国家以下各级的冲突和相关侵权行为，特别是：
 - (一) 停止煽动或容忍政治或社区暴力和鼓励叛变；利用和平手段调解政府内部的政治分歧；
 - (二) 保护平民免受侵害和虐待；向热点地区部署公正、统一的安全部队；追究煽动暴力和犯下严重罪行者的责任。
98. 委员会建议所有武装部队和非国家武装团体：
- (a) 停止对平民的袭击；
 - (b) 停止强征入伍，特别是停止招募儿童；释放所有与武装部队和团体有关系的儿童；并支持他们可持续地重返社会；
 - (c) 追究责任指挥官和个人的犯罪责任。
99. 委员会建议非洲联盟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 (a) 打破与南苏丹政府在设立混合法院问题上的僵局；迅速推进初步程序，包括制定准则和任命检察官和高级官员；

(b) 开发联合监测、报告和调查的预警系统以应对选举之前、期间和之后加剧的暴力风险；

(c) 支持政府解决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举措，并提供技术专长以支持预防工作；

(d) 推动会员国解决南苏丹在该区域的金融资产洗钱问题。

100. 委员会建议会员国和国际伙伴：

(a) 协助南苏丹采取措施解决所有暴力问题，特别是与冲突有关的针对妇女和女童的广泛的性暴力问题；

(b) 鼓励政府确保公民参与的空间并放弃镇压；停止助长这种侵权行为，包括停止非常规引渡；

(c) 根据国际和区域规范和标准，支持民间社会和受害者和幸存者群体，确保他们有效和安全地参与过渡进程。

101. 委员会建议联合国系统各实体：

(a) 及时向平民提供保护，包括免受国家以下各级的暴力侵害，并提供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同时继续鼓励政府在这些领域履行其人权职责。

(b) 继续提供关键支持，包括加强南苏丹的法治和司法机构。

Annex

Maps



